

古埃及生态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赵克仁**

内容提要 生态文明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埃及农耕文明能够延续 3000 多年经久不衰，除尼罗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外，古埃及生态教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法老政府通过埃及宗教中玛阿特理论衍生出的生态教育理念，加强对臣民的教化，对其进行生态教育。古埃及生态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神化自然、装饰审美和宗教观念加强民众的生态意识。这些生态教育方法对保护当时埃及的生态环境，培养和强化埃及人的生态意识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其中一些观念方法还比较原始，甚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些经验与方法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 古埃及 民众 生态教育

尼罗河优越的生态环境是孕育埃及文明的摇篮。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大自然的馈赠，另一方面也与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和对环境的保护有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像埃及文明这样如此强烈地依赖自然和生态环境。虽然古埃及的成文法不够完善，但其宗教本身具有法文化的性质。通过宗教文化，古埃及法老政府成功地完成了对民众实施生态教育的任务，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目前学界对古埃及生态教育的研究尚属空白。反思古埃及法老政府对民众的生态教育，其中的一些经验仍可供当下的我们借鉴学习。

* 本文为 2012 年河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古埃及社会教育对河北公民教育的启示”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D124002。

** 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 从玛阿特理论衍生出的生态教育理念

古埃及对臣民的生态教育是从埃及宗教中的玛阿特理论衍生出来的。这一理论是埃及宗教的核心教义之一。玛阿特对个人的要求和控制无形中催生出埃及的生态教育理念。所以要探讨埃及的生态教育,我们必须对古埃及宗教的玛阿特理论有所了解。

1. 埃及宗教中玛阿特的概念与理论体系

玛阿特(Maat)是位头上饰有一根鸵鸟羽毛的女神,鸵鸟羽毛就是她的象征。^①在古埃及神话中,她是太阳神拉的女儿,智慧之神托特的妻子。这是玛阿特神的物质形象和所属关系。玛阿特的内涵十分丰富,她是古埃及真理、正义和公平的化身,也是一切宇宙和谐之因的化身,对她的信仰是古埃及人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古埃及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高度概括。她覆盖了宇宙秩序、社会关系、社会道德、个人修养等领域,有“秩序”“和谐”“正义”“公理”“真理”等含义。^②其含义如此丰富,以致一些学者认为玛阿特是难以翻译的,因为在现代语言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玛阿特的本质是秩序与平衡,她象征着宇宙和谐有序的状态。失去玛阿特,整个世界不再和平安宁,不再繁荣稳定,不再有正义公平。君权神授、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玛阿特的首要条件。

在成文法不够健全的古埃及,玛阿特起着法律的神圣作用,她维系着社会的秩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所有法老都以玛阿特的名义统治着他的臣民。几乎所有的神庙中都有国王手捧玛阿特女神像,并将其奉献给神灵的画面。这个简单的仪式也有丰富的含义。埃及宗教将玛阿特看法老呈献给神的精神食粮。进献玛阿特仪式的第一层含义是法老对神的敬仰和顺从,说明神权大于王权。法老通过这个仪式向神发誓,他要代表神管理好人间的秩序,严格遵守公平、正义、真理等理念;第二层含义是通过进献

^① Pascal Vernus,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Publisher, 1998, p. 187.

^② John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119.

玛阿特仪式法老得到了与神同样的法力和权力，“君权神授”的理论即源于此；^① 第三层含义是针对神的。通过进献玛阿特仪式，神灵得到了法老履行自己职责的口头保证，法老在神面前发誓的内容已经被神铭记，如果以后法老违反自己的誓言，他就会遭到神的惩罚。这种互动关系类似后来犹太教中的契约关系。所不同的是，犹太教的神人之约是有文字记载的，被镌刻在石板上，而古埃及法老与神的契约是口头的，而非文字的。所以，敬奉玛阿特女神和给神进献玛阿特的仪式都必须由法老来完成。

法老代表埃及人向神进献了玛阿特，而神则赐予法老宇宙秩序、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法老为臣民带来法律、公道、正义和真理。埃及人享用神赐给的物质世界，在法老提供的社会秩序下生活，就应该听从法老的命令，敬拜神灵。当国家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时，埃及人会说玛阿特被弃置一旁，等待着贤明君主使她重获荣耀。按照埃及宗教，法老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和神灵在尘世间活着的代表，它既是施政者同时又作为祭司传达神的旨意。法老的世俗责任是组织民众治理尼罗河，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给人们食用。他的宗教职责是凭借他所拥有的神圣权力以及他与灵的特殊关系，确保尼罗河洪水每年定期泛滥，确保阳光充足，河水丰沛，促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埃及宗教认为，法老使自然有序，使人间太平，这就是履行了玛阿特。

2. 玛阿特理论衍生出埃及的生态教育理念

古埃及人创立的生态教育理念是建立在玛阿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玛阿特理论的扩大和延伸。玛阿特被认为是诸神在创世时就已建立起的一种自然与社会的良好秩序，玛阿特代表着神的意志。埃及宗教要求人人都要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包括法老在内的一切社会成员都要遵守和维持神所建立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国事行为的规范，也是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埃及宗教要求人们一切都要顺应玛阿特，在生态方面，就是顺应自然规律、生态法则。表面看来，玛阿特理论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生活规范、宇宙秩序、社会道德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个理念，即整个宇宙，包括人类是一个有序的生态世界。从生态意义上看，玛阿特的实质是神向世人

^①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p. 89.

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都需要以维护生态体系的有序运转为前提。

埃及的生态教育就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既然法老可以确保自然生态秩序的健康发展与平稳运行,那么他也就掌握着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法老如何做到使自然生态保持平衡呢?因为神赋予了法老管理人间,教化百姓的权力。他可以利用自身权威制定法律,令人民服从他的权威。但在古埃及,法老更多的时候不是动用军队、警察、法律来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权威,而是利用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教化民众。众所周知,法老兼任国王与祭司,是王权与神权合一的统治者。法老的统治属于神权政治,其国家体制是政教合一的。古埃及宗教体系中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和神话传说,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教育理念。埃及宗教中的一些生态教育理念令当今社会的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服。

3. 玛阿特理论对个人的要求与控制

玛阿特的信仰关系着每个人死后亡灵能否得到永生的问题。在古埃及,死者还有一个名字“玛阿特之音”,如果他在现世遵从玛阿特,那么他的亡灵将在来世复活,生命得到延续。也就是说,玛阿特就是死者的亡灵能否获得永生的判定标准。在古埃及宗教教义《亡灵书》中叙述了冥神奥西里斯审判亡灵的宗教仪式。在亡灵审判仪式上,天平的一端摆放着代表善与是非的死者心脏,而另一端则是象征玛阿特的鸵鸟羽毛。只有一生遵守玛阿特,所做的善事远大于恶行的人,其心脏才能与玛阿特等重或比她轻。^①因此,为了获得来世幸福,人们必须在现世行善积德,按照宗教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死者的亡灵都有机会获得一个永生的来世。如果不信神,没有履行玛阿特,一生的恶行大于善行,在审判仪式上,死者的心脏将会比玛阿特的羽毛重,那么死者的心脏会被等候在旁边的怪兽阿姆特吃掉,亡灵被打入地狱,不能进入来世复活。

按照埃及宗教,玛阿特神被看作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化身。在埃及这个神权政治的国度里,法老是埃及万事万物的中心,集世俗与神圣于一体,沟通人世与神灵两界。他是诸神的化身,代替诸神治理埃及。

^① Byron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2 - 93.

尼罗河水的涨落、农业的丰收、商业的兴衰、军队的强弱都有赖于他。至高无上的法老被认为是根据玛阿特的旨意来统治其臣民的。玛阿特实际上是法老意志与宗教观念的结合。玛阿特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官员来说，是戒除腐败，秉公执法；对于士兵来说，是刻苦训练，英勇作战；对于农夫来说，是辛勤耕耘，尽心尽力；对于工匠来说，是兢兢业业，干好每一件活；对于学生来说，是刻苦学习，获取更多知识。总之，玛阿特严格控制着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埃及宗教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 通过神化自然培养民众生态意识

如上所述，玛阿特代表了和谐、秩序、公平、正义等理念，神要求人们必须遵循这些理念。法老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有义务将神的这些理念灌输到人的思想中，有责任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埃及人。为达到这一目的，法老并没有用暴力强迫民众去执行神的理念，而是通过创立宗教来教化民众，即法老是通过宗教文化建设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埃及宗教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创造的。那么这些自然物也就有了神性，因而也是神。埃及人敬拜自然为神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埃及宗教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步的。

1. 自然崇拜一直是埃及宗教崇拜的中心内容

埃及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从万物有灵到动植物崇拜，再到法老崇拜的过程。不明白古埃及宗教发展历程的人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古埃及人崇拜很多神。实际上，在埃及某个地方的人只崇拜某一个或某几个地方神。一方面，由于古埃及不同的诺姆（希腊文 *nomos*，意为畜牧的地方，相当于州）崇拜不同的神灵；另一方面，神灵随着国家的统一而发展演变，有的地方神随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神，有的地方神则被淘汰。这种情况，给人造成埃及神灵众多而复杂的印象。不论古埃及的神灵如何发展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埃及的神灵崇拜始终围绕着大到宇宙，小到动植物的自然崇拜这个中心。虽然发展到后来埃及的神灵开始人格化，就是人格化以后的神灵仍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如被人格化的神法老，在埃及的绘画与雕刻中仍然被描绘为一副没有表情的冷漠的宇宙形象。作为神的肉身，法老

不能被描绘为情绪化的形象。法老的神力被认为可以驱除混乱,代表宇宙之神主持人间的秩序。法老是自然界诸神在人间的代表。

2. 早期的宗教反映了埃及人生态意识的萌芽

埃及宗教早期的自然崇拜可以从对赫利奥波利斯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在赫利奥波利斯,考古学者发现了早期神庙建筑的遗迹。彩陶绘画中的船只上有清晰可辨的神像图腾。象征繁殖的敏神(Min)形象在绘画中最为常见。除了绘画,早期的一些雕像也夸张地表现敏神的形象。在墓室绘画中,敏神常常被描绘为具有雷霆万钧和狂风骤雨的威力。敏神自前王朝时期起,就是广受埃及人尊崇的丰饶多产之神,也是上埃及库普特普斯(Kopty)地区的主神。敏神以头戴与阿蒙神相同的双翎冠、阴茎勃起的男性木乃伊形象出现。^①他还是东部沙漠的守护神。除地方神外,太阳神和尼罗河神是埃及全国性的大神。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贯穿埃及宗教发展的大部分时间段,一般的教科书上已多有论述。下面我主要探讨的内容是法老政府通过对尼罗河神的塑造来强化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早期埃及宗教中埃及人的生态意识已经萌芽,只是到后来,随着埃及宗教的发展、教义的完善与系统化,埃及人的泛生态意识明显通过宗教体现出来。

3. 法老政府通过塑造尼罗河神强化泛生态意识

尼罗河是养育埃及人的母亲河,被埃及人视为生命之源。河水浇灌了田野,给埃及人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衣物。同时,尼罗河又是埃及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给埃及人的出行带来便利。尼罗河在埃及人的眼里是神圣的,假若有人溺水而亡,两岸的居民要给尸体涂上颜料,加以装饰后再予以下葬,让他看起来已经不是一具尸体。埃及人相信他在进入冥界后是会复活的。就是说埃及人尽量模糊尼罗河给埃及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美化尼罗河给人们带来的丰收和喜悦。

由于尼罗河完全决定着这片土地上的法规,因此阿蒙神^②通过他的祭司颁布命令:凡被尼罗河淹没的地方都是埃及的土地。这种宣誓领土主权的方式完全是从生态视角出发的,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阿蒙的祭司还宣布,

^①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3, p. 115.

^② 早期阿蒙是底比斯的地方神,以雌鹅的形象出现;新王国时期成为全国性的主神,以公羊的形象出现。

任何居住在埃利潘蒂尼^①以下，饮用尼罗河水的人都是埃及人。^②这一声明是认识上的一个巨大变革。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人们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一个共同体。埃及祭司的这个声明已经打破了原始社会以来的结盟规则，而以尼罗河水为纽带。这种以自然物为纽带的结盟规则，是埃及民族形成的标志，所以说尼罗河塑造了埃及人，埃及人就是喝尼罗河水的人。这样的声明，一方面，凝聚了埃及民族的向心力，促成了埃及民族的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民众的生态意识，起到了生态教育作用。

确实，对于古代埃及民族而言，尼罗河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对法老而言，最大的心愿是在自己死后，人们在谈论到自己时，会说他就是尼罗河。法老身后的荣耀，他的功绩都与尼罗河有规律的泛滥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他的灵魂才能在冥界通过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在来世永生，灵魂不朽。而对每一位埃及人来说，死后同样面临冥神奥西里斯对亡灵的审判。他们坚信，只有在现世虔诚地敬奉神灵、不违反宗教诫命的人，其亡灵才能通过审判，进入来世的天堂，得以永生。

埃及宗教规定了人们在现世必须遵守的 42 条诫命，^③若违背了其中任何一条诫命，亡灵在冥界接受奥西里斯审判时都将被判死刑，灵魂要下地狱，心脏被怪兽吃掉，不得进入来世复活。宗教要求埃及人遵守的 42 条诫命中，有不少诫命与尼罗河相关。判处亡灵死刑的诫命包括堵截尼罗河水流、污染尼罗河水、破坏尼罗河堤坝等。^④埃及宗教将尼罗河奉为神灵，他们创造的尼罗河神哈皮（Hapy），是身为男性但却长着硕大胸乳的形象，因为胸乳在埃及人那里是丰产的象征。尼罗河神在新王国时期是全国性的主神，备受政府和民众的崇拜。他们虔诚地敬奉尼罗河神，对河神善待有加。

-
- ① 上埃及阿斯旺省尼罗河中的岛屿，第十八和第十九王朝的法老曾在此处建造了一座神庙。
- ②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下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 237 页。
- ③ 当时埃及全国共有 42 个诺姆（相当于州）。埃及人将现世与来世看作对等的两个世界。现世有 42 个诺姆，那么在埃及人虚构的来世中也是 42 个诺姆。42 对埃及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如这里将人一生必须遵守的诫命规定为 42 条。除此之外，冥神奥西里斯审判亡灵的陪审团成员也规定为 42 人。42 不仅象征着埃及全国，而且具有“完整、全部”的意义。
- ④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下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 237 页。

虽然不同的地方敬奉不同的神灵,但由于神灵多是自然神,人们从心里崇拜它们,这就使埃及宗教宣扬的泛生态意识和保护环境观念深入人心,由此起到了对民众进行生态教育的作用。

三 通过装饰审美不断强化生态意识

审美具有意识形态性,所以装饰审美也就具有了审美教育意义。埃及人用动植物图案装饰日常用品不仅仅涉及审美,还体现出装饰者对动植物的敬畏与热爱,从而对制作装饰图案产生浓烈的情趣。在此动力的驱动下,他们构思出各式各样的动植物装饰品和装饰图案,以其美来感染他人,观赏者受这些装饰品和图案的吸引,产生审美的愉悦。因为这些装饰品以动植物为图案,所以,每一次审美的愉悦都伴随着对动植物珍爱感受的加强,最终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生态意识。

1. 植物是埃及墓室和神庙使用最多的装饰物品

尼罗河畔,几乎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植物,早在法老时代即为人所知。其原因是植物是埃及墓室和神庙使用最多的装饰物品。由于古埃及独特的丧葬习俗以及干燥的沙漠环境,使得那些坟墓中的装饰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当人们打开古埃及人的坟墓查看木乃伊时,考古学者陆续发现木乃伊周围有200多种植物。木乃伊的头部摆放着月桂树枝或某个品种的莲花,手握长春花或怪柳的嫩枝,项上环绕着素馨或者薄荷,迷迭香、木樨草、玫瑰、没药和墨角兰铺洒于卧榻。此外,墓室还要用着色的靛蓝,用漂洗头发的散沫花来装饰。^①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这样如此热爱和珍视植物,早在6000年前埃及人就熟知如此多的植物品种与属性。在神庙装饰中,人们发现大量以动植物装饰的绘画和浮雕。在卡纳克神庙的栏杆上,有在岩石的罅隙中绽放的高脚杯似的莲花;有从尼罗河沼泽地里探出尖尖脑袋的纸莎草;有在花草丛中穿梭觅食的精灵般的戴胜鸟和可爱的鸫鸟;有在毛茛属植物下奔走嬉戏的鹬;也有在高雅的百合花下打盹的鸚。所有这些可爱的生物形象,都被工匠们刻画在这个神圣的祈祷场所之

^① John H. Taylor, *Death and the After 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p. 85-90.

中。在所有壁画中，出现最多的植物要数纸莎草。壁画中，法老的臣民们将收割的纸莎草扎成捆，用来编草垫，捻绳子，结拖鞋，扎草船，甚至还用它盖屋顶。纸莎草的根还可以食用。人们更多的时候是把纸莎草做成纸张，传播文明。^① 走进卡纳克，人们犹如打开了埃及人生活的历史长卷，在这里聆听祭司吟诵经文的声音，感受大自然神灵的形象，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自然观和泛生态意识的教育。

2. 动物形象是大型公共建筑必备的装饰

任何一个到埃及旅游的人，都会在大金字塔前与狮身人面像拍照合影。用大型动物雕塑装饰法老的陵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审美，而且成为皇室高贵的象征。除了大金字塔前的斯芬克斯外，在古代埃及，其他法老的金字塔也经常有大型动物雕像装饰陪伴，只是没能保留到今天。保留至今的还有著名的埃及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陵墓前的葬祭庙，在葬祭庙前长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两排大型的公羊雕塑，也被称为斯芬克斯。除了王陵外部有大型的动物雕塑外，在法老墓室的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人描绘的动物场景。埃及人将栖息于尼罗河畔众多的动物描绘在法老墓室的壁画中，可见埃及人对动物的喜爱与崇拜。从法老墓室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尼罗河堤坝上漫步的狮子；泥泞的河水中打滚的河马；神庙门前堤坝上晒太阳的尼罗鳄群。这些惬意的绘画再现了当年尼罗河畔动物们生活的场景。除了用动物雕塑装饰王陵外，古埃及神庙前也经常使用大型动物雕塑作为装饰，如著名的卡纳克神庙前的两排公羊雕塑，就给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埃及人对动物的敬畏与喜爱不只是叶公好龙式的，他们对动物的敬畏与喜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实意的。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言，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埃及这样，人们几乎视所有的动物为神圣，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埃及这样善待动物。^② 当时的埃及人修建了专门的动物神庙，敬奉它们；在生活中，埃及人不仅收养受伤的动物，而且拯救濒临死亡的动物。埃及人甚至可以剃下孩子的头发去换银两，以便为那些“神圣”的动物购买食物。如果一只猫死了，全家人都会刮下眉毛，以示哀

①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0, pp. 154 - 165.

②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38页。

悼；同样，狗死了，全家人则剃掉全身的毛发。死去的动物被隆重地制作成木乃伊下葬，比如圣鹮，甚至拥有专门的墓地。在动物墓地中，人们发现古埃及人曾经给死去的鳄鱼和蛇的尸身上涂抹香料。如果有人杀死了神圣的动物，会以故意伤害神圣动物罪而被判死刑；如果是误杀则要付出神庙祭司规定的罚金；如果有人杀死了朱鹭或鹰，则无论是故意还是误杀，一律处以死刑。^① 由于埃及人“对宗教的虔诚远胜过其他民族”^②，古埃及的宗教戒律就是法律。实际上，这些规定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

3. 以动植物图案装饰家室和日常用品成为埃及风情

埃及人为了加强生态意识，逐渐形成了以动植物装饰家室和日常用品的习俗。崇尚大自然，使用动植物装饰已经成为埃及民族的风情，融入了古埃及人的血液。埃及人不仅在房前庭院里种植蔬菜，建造园林；而且在屋内装饰上大量采用自然景色和纯天然材料。埃及人以自然为美的理念，也体现在服饰上。古埃及贵妇的头饰上，常用动物的羽毛或植物的花朵做装饰；他们的日常用品也常以动植物来装饰，如图坦卡蒙墓中出土的椅子，椅腿被雕刻成狮爪形状，椅子扶手上雕有狮子头；开罗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古埃及勺子，是埃及哈托尔女神和鸭子构成的一个奇特造型，传达出浓浓的生态和宗教文化气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装眼影的瓷瓶，被制成纸莎草秆的形状，瓶身有水纹波浪形纹饰，瓶盖则是莲花形。^③ 这样的装饰顷刻间就可以把埃及人的思绪从繁华的伦敦引到风景如画的尼罗河畔，勾起埃及人的思乡之情，使受过宗教熏陶的埃及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该瓷瓶不仅是艺术品，具有审美价值，而且通过审美愉悦给人以生态教育，潜移默化中使生态意识渗透到使用者的脑海之中。

四 通过宗教文化给民众灌输简单消费思想

古埃及人简单消费的思想观念，一方面来自当时埃及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来自埃及宗教神学的教化。埃及宗教是尼罗河生态环境的

①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26页。

②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26页。

③ Arielle P. Kozloff, *Amenhotep III: Egypt's Radiant Pharao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7, 161.

产物。尼罗河生态环境孕育出埃及的绿洲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和谐相处，简单消费，紧密团结，一致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法老时代，大自然没有赐予埃及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无法依赖狩猎活动来维持生活。在降雨量为零或近乎为零的沙漠地带生存的埃及民族，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智慧，尽其所能应对恶劣的生态环境。

1. 简单消费是埃及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客观要求

尽管当时埃及面积多达 1300 万平方公里，比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大，但古代埃及接近 90% 的面积为沙漠，在比瑞士还小、面积不到全国 10% 的尼罗河流域聚集着 1400 万埃及人口。^① 神圣的河水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埃及人云集于尼罗河谷和下游三角洲地带，以至于这个地方的人口密度比当时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稠密。在这种人口稠密的环境中产生了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埃及。尼罗河流域是埃及文明的发祥地。埃及的农耕文明完全依赖自然。埃及土地上的细枝末叶都离不开阳光的普照和尼罗河水的滋润。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精辟地指出，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确实，埃及文明来自太阳和尼罗河慷慨的馈赠。古代的埃及，几乎没有邻居，它位于两大海洋和三大沙漠之间，与它相伴的只有海洋和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只有人人过简朴的生活，才不会超过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否则，大家都将无法生存。可见，简朴生活、简单消费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

埃及宗教虽然起源于世俗生活，但在死者身后的冥世和来世得以升华。埃及宗教刻画的来世虽然是现实世界的翻版，但在许多方面高于现世，因为在那里人可以永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埃及人形成了重来世、轻现世的传统。所以古埃及人的民风民俗，就像尼罗河水一般简单而朴素。当然，这与他们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残酷的生态环境赋予了他们现实主义精神。尼罗河绿洲狭小的空间迫使他们的居住地拥挤不堪，人们彼此依存，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这种生态环境孕育了埃及社会，人与人、人与神，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的习俗。因此，和谐、秩序是古埃及宗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埃及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生态促使埃及人只有抱团取暖才能求生，因为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应对自然威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阳光已将埃及人的矛盾蒸发殆尽，洪水迫使他们团结一致。

^① William J. Murnane, *The Guide to Ancient Egyp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83, p. 19.

2. 简单消费思想来自埃及宗教教义的积极引导

在尼罗河狭长的绿洲里,埃及民族逐渐兴盛,形成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尼罗河使埃及人成为共同体,造就了埃及民族。太阳和尼罗河是埃及人崇拜的两位主要的神灵。^①因为崇拜太阳,埃及人形成了热爱生命,崇尚节约的习俗;因为崇拜尼罗河,埃及人建立起了一个秩序井然、相互尊重、彼此依存的社会。尼罗河生态环境下孕育出埃及这个独特的国度。在法老治理下的埃及,工作成为必须,敬神成为习惯,服从体现理性。尽管在古埃及也有富人将劳动的重负转嫁到穷人身上,自己不劳而获,但这些肩负重担的劳动者几乎很少反抗,他们依然欣喜地工作着。因为按照埃及宗教神学,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一生作恶多端的人死后,将受到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其灵魂要下地狱,不能到达永生的来世。埃及人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反抗暴政的必要,他们相信这些不劳而获者的亡灵将受到奥西里斯神的惩罚。他们的辛劳会使自己的灵魂顺利通过冥神的审判,进入来世复活,得以永生,享受天堂的恩泽。宗教教义使这个国家的民众的辛劳变得神圣,“拉”神的阳光温暖着这个国家每个劳动者的心灵。宗教神学描绘的来世,对现世的人们充满诱惑。由于埃及自然条件恶劣,埃及人身处逆境,他们对来世充满憧憬。因为现实残酷,他们追求永生。所有的埃及神话、传说最终都体现着一种思想,那就是与死亡抗争。埃及宗教宣扬的现世短暂、来世永生的思想支配着所有埃及人。

3. 简单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埃及人的民族习惯

在上述宗教思想的支配下,整个埃及社会奉行简单消费、生活朴素的民风。在古代埃及,现世的民居,采用土坯来建筑,而冥世亡灵居住的墓室则需要用石材来建造,因为他们认为,墓室是他们未来的家。埃及宗教提倡现世生活简单化。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埃及男子只有两件衣服,而有的妇女甚至只有一件衣服。^②总之,埃及人践行的是朴素简单的生活方式,连法老也不例外。现在去埃及旅游的观光者,很少看到法老的皇宫,映入眼帘的不是巍峨的神庙就是高耸的金字塔。这说明法老时代建造的皇宫远不及金字塔和神庙坚固。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

① Geraldine Pinch, *Egyptian Mythology, A Guide to the Gods, Goddesses, and Traditions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9, 137.

②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39页。

皇宫是现世法老的居所，而金字塔是法老来世的归宿，自然要用坚固的石材来建造。

五 生态实践是对民众最佳的社会教育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的名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实践中，法老政府通过生态实践让民众亲身感受和体验生态社会。用活生生的生态实践教育民众，从中受益的民众会自觉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从而形成生态实践与生态教育的良性互动。下面我用三个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 法老政府按照自然节律制定历法安排农业生产

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河水的涨落和作物生长的规律，将一年分为泛滥季、生长季和收获季3个季节，每一个季节为4个月，共12个月，每月30天。年末余下5天称“闰日”，作为节日，如此全年共365天。^①从每年6月底开始到10月下旬，尼罗河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淤泥，于是人们在这片沃土上播种谷物。其后从10月末到来年2月末是生长期，从2月末开始一直到6月底进入收获季。古埃及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居住在农业村落里，尼罗河每年泛滥的节奏决定了村落的生活节奏。在泛滥季，法老组织人力修建神庙和金字塔等大型公共工程。一方面，利用这个时间修建工程可以解决闲置劳动力的问题，因为在泛滥季人们无法在农田里耕作，法老可以招募到足够的人力；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修建大型工程可以充分利用尼罗河水进行运输。在洪水泛滥的季节，用大型的排筏或平底船可以把大块的石头轻易地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大型石材是修金字塔和神庙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充足的河水是无法完成运输任务的。在生长季和收获季，农夫进行农田管理和收获庄稼。法老政府按自然规律安排生活与生产，既顺应了自然规律，同时也使民众受到生态教育。

2. 法老政府在南方修建的军事堡垒群落具有生态价值

布恒（Buhen）位于埃及南方，尼罗河中游与努比亚交接地带。它是埃

^① 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10.

及军队驻守的军事要塞。埃及军队在这个城堡修建了大型的堡垒群落用以抵抗外来入侵。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这些堡垒群落具有重要的生态与环保价值。

按照学界传统,古埃及南部疆界位于尼罗河河谷的大象岛附近。尼罗河上多有妨碍河流交通的险滩瀑布,而瀑布附近多岩石,其中尼罗河第一瀑布位于大象岛的南面。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政府征服努比亚后,埃及人在尼罗河第二瀑布周围,利用当时的地理环境修建了许多军事堡垒。布恒堡垒群是埃及军队修建的最大的一处堡垒群落。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埃及人利用自然的独特图景,与我们在王室陵墓和神灵庙宇中看到的图景迥然不同。除了具备纯粹的防御目的和军事功能外,布恒堡垒群是一座利用自然的环保建筑。它用就地取材的土砖建成,每座堡垒平均占地面积80平方米,筑有双重城墙,墙外为深沟围绕。这样的土坯建筑不会对自然造成影响,完全符合生态与环保理念。从生态角度来讲,这些建筑是可逆的。布恒堡垒众多的菱形使得外墙的军事功能得以展现,守卫的士兵可以从多个角度向来犯的敌人发射箭矢。内墙厚达7米,两个棱堡之间的墙面厚达15米。这样的建筑冬暖夏凉,完全可以抵御夏季沙漠的酷热和冬季的寒冷。城墙角有高大的塔楼,之间分布着较小的塔楼,彼此的间隔距离相等。布恒不仅适宜军队长期驻守,而且易守难攻。努比亚国王统帅的部落军队对之无可奈何,直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从努比亚撤军,布恒堡垒群才被遗弃,在使用期间从未失陷过。^①

3. 法老政府对法尤姆绿洲的治理与开发

古埃及法老敬拜自然为神灵,处处奉行顺应自然的生态法则。埃及生态政策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法老政府认为,人面对自然生态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法老的政策是,努力使自然生态的演变朝着更加符合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方向发展。法老政府对尼罗河流域法尤姆绿洲进行的治理与开发,就是法老人文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

法尤姆在埃及语和阿拉伯语中是“湖”的意思。为了便于耕种和维持尼罗河下游河水的稳定,法老需要一个湖和修建一条运河来调控尼罗河水。

^① 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2, pp. 231 - 235.

于是，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西南沙漠深处找到了莫利斯湖（Moeris，今天的加龙湖）。^① 公元前1900年，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Sesostris II，前1895至前1878年）下令在法尤姆开凿运河，将尼罗河水与莫利斯湖连接起来，通过控制河水治理法尤姆绿洲。开凿运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安置参加工程建设的劳工和官吏，法老在法尤姆附近兴建了新的城镇。法老本人亲自监督了修建运河的工程。法尤姆绿洲原是一大片沼泽地。按照计划，运河修成后，将由莫利斯湖、人工运河与尼罗河一起构成大自然呼吸的生态系统。它在洪水泛滥时期吸收多余的河水，等到洪水消退，又将其积蓄的河水归还给尼罗河。在播种和收获季节，湖水不仅用来灌溉而且也滋养了许多动植物，使法尤姆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洲。人工修建的运河与泄洪渠，可以协助大自然达到收放自如的双重调节功能。由于开凿运河的计划完全遵循了自然法则，运河竣工后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经过排水治理后，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开始向法尤姆地区大规模移民并进行耕种，使过去的沼泽变成了万顷桑田。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一个旅行者的视角评价法老的行为，他抱怨法老将埃及变成一片让旅行者无法骑马，无法驱车的土地。^② 历史证明塞索斯特里斯二世修建的人工运河是成功的，起码保证了尼罗河下游地区1600年的安康与幸福，直到托勒密埃及时期。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历代法老都很注意疏通河道沟渠，也是该工程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希腊化时期，埃及被看作希腊的粮仓。当时的希腊政府为了从埃及获得更多的粮食，统治者让埃及人将莫利斯湖底的水排干，以便获得更多的良田，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样的改变影响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原有的生态平衡系统，埃及下游的粮食产量并未因为种植面积扩大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上述这些生态方面的实践，用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古埃及人。从这个角度来讲，“道法自然”是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生态实践活动是对民众进行生态教育最好的老师。

启 示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的基本含义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

① William J. Murnane, *The Guide to Ancient Egypt*, New York, 1983, p. 19.

② [古希腊] 希罗多德著《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55页。

生态行为文明,其中生态意识是基础,没有生态意识就没有生态行为文明与制度文明,而人的生态意识文明关键在于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埃及文明虽然是古代文明,从属性上讲属农业文明,但埃及文明中的生态教育智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今天我国的公民生态文明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古埃及宗教中的玛阿特理论虽然具有麻痹人民群众反抗法老统治的教化作用,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其中有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作用,从中衍生出的生态教育理念对当今我国的公民教育仍有借鉴意义。我们今天要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也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态教育体系。通过生态教育体系提高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观。目前,我国学术界还缺乏完整的生态教育体系,需要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再到成人的公民生态教育体系。笔者认为,生态整体主义理论虽然源自西方,但可以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生态观的基础,因为生态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有权生存和发展,但人类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利用必须“在能为自然所吸收、适于生态系统之恢复的限度内”。^①“生态整体主义的最终理想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稳定和持久存在。”^②这和古埃及人在生态方面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埃及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埃及生态文明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古埃及法老政府通过神化自然、装饰审美不断强化民众生态意识。我们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虽然不能效仿古埃及的方法,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来强化生态意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哪些是应尽的义务,哪些是应负的责任,必须清楚。笔者认为应把生态教育贯穿在公民教育中,从而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现在,更多的人关注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而忽视作为公民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强调权利与义务并重。古埃及人通过装饰审美提高民众生态意识这一点,可以直接为当今加强公民教育所效仿,如在日用产品造型上用一些动植物图案,既美观又新潮,同时起到了提醒公民注意生态和环保问

①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第111页。

②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第113页。

题的功效。

第三，古埃及法老政府通过宗教文化给民众灌输简单消费的思想，同时通过生态实践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经验完全可以为现代人继承。我国与古埃及一样，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学者们应努力发掘我国历史中有关生态教育与实践的内容，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用我国的历史传统教育公民，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时我国地域辽阔，有着不同的地方文化，我们还可以发掘地方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建立朴素的、绿色的消费思想。一方面，政府要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探索和加强生态方面的实践，使人民切身感受到生态社会带来的好处，让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老百姓有了亲身感受后就会自觉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从而形成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第一步是加强公民的生态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提高公民生态意识是基础，创立生态制度是关键，公民生态行为是效果。如果真能做到这几项，我国的生态社会也将早日实现。

[责任编辑：白胜洁]

posi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viet position in the Arab world since 1955. There are signs that a more favorable Arab attitude toward the West may emerge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initiative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must come from the West, and there are factors inviting such initiative. The Arabs have shown tha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submit to Soviet intervention in their affairs, and Arab nationalism has proved a bulwark against communism in the Arab world. If in its negotiations the West respects the sovereignty and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Arab countries, it will find the Arab world more ready to join the side of the West in the East-West conflict.

Key words: Arab Nationalism,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Cold War, Colonialism

The Ancient Egyptian 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Zhao Keren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reason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arming civilization in Egypt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factors like the Nile valley, is the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ancient Egypt. A specific example is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 of subjects with the ecological ideas derived from Egyptian religion. The main ways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ancient Egypt are the apotheosis of nature, decorative aesthetic and religious ideas. Such education had played a major rol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peopl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lthough some of these ideas were original, even with a strong religious color, but these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People; Ecological education